

相依为命

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Archive of Our Own](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24605233) at <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24605233>.

Rating:	Teen And Up Audiences
Archive Warning:	No Archive Warnings Apply
Category:	M/M
Fandom:	声入人心 Super-Vocal (TV)
Relationship:	云次方 - Relationship , 郑云龙/阿云嘎
Character:	郑云龙 , 阿云嘎
Additional Tags:	单性转
Stats:	Published: 2020-06-08 Chapters: 2/2 Words: 11266

相依为命

by [Lilyyyyysroom](#)

Summary

武岛刚志x姜阿依（娇阿依）
单性转预警，大龄（？）黄昏恋（？？）预警。
剩下的，一句两句数不清楚。
点烟.jpg

Notes

See the end of the work for [notes](#)

Chapter 1

坐了十多个小时火车、转大巴再换老爸的小面包，总算到家。几个同学在我家的硬板床上彻底宣告打烊，而我因为一整年没回家还处于亢奋状态，就和我妈一起整治刚抓来的鱼，这次实践活动可以呆20天，酿鱼今明两天处理好、腌渍上，临走正合吃。

给鱼一条条洗干净，开膛破肚、糯米白胖胖一粒粒放在正好的太阳下晒，周围是绝对的安静谧。

这时，院子侧门被一只手推开，指尖在阳光下粉嫩嫩近乎透明，随即一瘦高个就横抱着个美人闪进院门——

男人看着心情不好，眉头皱得紧，怀里的人身形凹凸有致、穿白衬衣黑色西裤，站立行走可能还好，偏偏现在被揽着肩膀、托着膝盖，胸和臀明晃晃的曲线忒惹眼，脚上是中跟的黑皮鞋，裤腿往上窜了一点露出细瘦伶仃的左脚腕，好么，这才看见右脚——肿得不像样了都。

好的，对不起，我道歉，对看着我长大的姜姨满脑子都还是“她真漂亮”，还是我妈赶紧甩手迎上去问怎么了、说赶紧送屋里去、我拿药酒给揉云云，倒是姜姨，许是一看平时这个点没人的院子今天热热闹闹，又想起现在还给人抱着，腿挣了两下就想往地上蹦。

“别动！”声音不大，但一听就是压着火呢，有一点点别扭的发音意思却表达得非常清楚。我妈也赶紧附和，又帮忙给开了西尾厢的房门，三人进了屋我妈又风风火火的去东厢里屋拿专治跌打损伤的土方药酒，留我一个人看着一盆鱼，对着明晃晃的日头，总觉得手里少一牙西瓜。

可能是这墙皮比较薄，又或者姜姨调门确实高，虽然没刻意听，屋里人的争吵还是钻进我耳朵。

也不算争吵吧，武叔说话声小，就听见姜姨往外窜火——

“……兔崽子……”、“……你不是那样的人……”、“那又怎么样……”、“……我不在意！”……

我妈也悄悄站过来。

“武岛刚志！你敢走！”这声最清楚，破空而出，似乎带着哭腔。

要么说我作为村里为数不多的大学生还是有几分急智的，拉着我妈往里闯，把要走的武叔堵在了门口，药酒塞进他手里嘴里叨叨“姜姨的脚腕子得赶紧处理啊，妈我同学晕车想吐，咱给他们弄点稀饭吃”。

走出门前我眼睛正好带到软榻上，姜姨坐着两手撑着边沿，高跟鞋甩在一边，受伤脚却踩在地上，似乎是要往外追，漂亮的大眼睛有点红。

心里一叹、大门一甩，我们这些无关群众算是退出了这片刺激战场。

那间小屋子安静下来。

此时我是真顾不上院里翻着肚皮的鱼和那几个软蛋同学了，拉了我妈进厨房、在灶台后面的小板凳上坐下，赶紧问这一年到底发生了啥，姜姨和武叔这怎么就同进同出了呢，而且西侧厢房外怎么又有一间屋子了。

我妈也撩起了劲头，不愧是琼瑶剧、众多台偶及某流星雨某千骨等剧集的忠实观众，讲起故事可谓荡气回肠、感人肺腑、催人泪下，我在吐沫星子和众多情绪性抱怨“你爸当年追我可没这么上心”中提炼出了故事大纲——

去年十月底，收留武叔的三舅爷走了，三舅爷脾气臭又做了一辈子光棍，到了吃送走饭的时候，村里本来和他关系好的人就没几个，加上武叔又是日本人，没人搭理，姜姨知道了赶紧过来拉着我爸妈凑了人一起吃了顿饭，后面几天的规矩也是她带着料理的。

本来武叔在村里日子就不好过，之前姜姨作为扶贫干部时常帮衬，后来试着搞刺绣产品脱贫，武叔默默听了就响应，一米八多的大汉子田里事料理完了就洗干净手捏着针线比划，还别说，他人细致，做得还挺好。可惜后来拉到的客户搞P2P理财被坑了就跑了，姜姨被其他人好一通埋怨，武叔接了最多的产品需求，加班加点做出来却没一句不满，还操着小学水平的汉语第一次跟村里人争执：“这不会坏，能卖的，以后卖。”

随后呢？听我妈的意思就是武叔大了胆子给姜姨献殷勤了呗！还挺朴实，撑死了就是找人说话，没事买点水果糖块给人送过去。三舅爷留下的屋子墙皮都被白蚁啃了，武叔就推了，用这些年攒的钱买了原料请我爸和他一起弄，砌着砌着也不知怎么的，就和姜姨租的我家的西厢房“接壤”了，后面俩人是邻居了，那上心程度又提了档，要是姜姨要去县里开会，太阳下山了武叔就巴巴赶过去接人回家。

好家伙，这给我听愣了，不知道还以为是二十年前的剧本呢。

我妈絮絮叨叨说了，又话锋一转，开始替姜姨委屈：“依依太不容易了，要不是那个杀千刀的前夫，现在她肯定都当上法官了，判那个狗娘养的吃牢饭。”

我都不好意思提醒，这用语也是够剽悍。

不过心里也默默点头，姜姨名叫姜阿依，从小和我妈就是一起玩大的，那可是著名的别人家的姑娘，长得好又要强，念书下了苦功夫、考到中国人民大学读法律，可惜家里老人不享福，姜姨大学没毕业就走了。

她靠着助学贷款和奖学金读到硕士毕业，进检察院当小公务员，一两年回来一趟，春节就和我们家一起过，然后被领导的朋友那人模狗样的儿子（根据后面的劣性我妈加的形容词）变着花样的追求，一年后结婚，两年后这位好好丈夫出了轨，被捉奸在床时那个垃圾还动手，姜姨肋骨断了两根，好悬没扎穿肺。姜姨下了手术台就要告他，但这男的有个好姑父，她有算计，好悬没掀人一层皮，婚离了，前夫也背上案底了，但北京她也呆不下去了，回老家在村里作基层就干到了现在。

正回忆着，我妈又冷不丁来一句：“这么多年依依好不容易遇到刚子，要是他俩没成，你就赶紧想想怎么多挣钱给她养老吧你！”

???

这么说我还得负责摁头俩人牵手亲嘴了呗，另外，还得纠正一下：“武叔叫刚志，不叫刚子好不好。”

第一次听到武叔大名叫“武刚志”我还觉得挺奇怪，后来我爸自来熟和人家闲聊好几趟才知道，武叔是日本人，原名叫武岛刚志，也不知道怎么穷困潦倒的就来了我们村子。村里人闭塞小孩也撩欠，武叔田里收拾的时候总有臭孩子过去指着人骂“日本鬼子”，别看他人高马大却性格软和，没脾气跟面团子似的给人搓圆搓扁，还是姜姨有一次下班回家里正好碰上了，撵着小崽子的耳朵训了一路让家长料理了。

姜姨和我妈关系好，之前高三考大学多亏她给我复习，这期间我可没少听姜姨训武叔，被训得也丝毫不生气，迎合得还极为认真，至少肯定的附和就有“你说得对”、“嗯嗯”、“好

的”、“我听你的”这四种，并且随机循环着往外说，搞得姜姨这个本来冒着火的小炮仗说着说着就嘟嘟囔囔语气软绵绵了。

啧，一年半前的我怕不是被学业蒙住了眼睛，怎么就没看见这迟来的老房子着火呢！

我们娘俩这对八卦姐妹花说得正起劲儿呢，我妈从“上次我和你爸送你去上大学，回来才知道依依发烧没人晓得，是刚子惦记她说去看看才给送去县医院的，从此那紧张的嘞”说到“依依不会做饭之前都是煮点面条糊弄，现在都是刚子给她送饭”。

而我也从没有心的冷漠女大学生变成了哥哥嫂子的亲女儿。

……

？

当然，我和我妈都觉得今天只是武叔姜姨和和气气夕阳红恋爱迟来的争吵抓马期，没想到我爸表情凝重地找了过来。

这个狭小的厨房承受了太多。

仅有的两个小板凳都被占了，我爸抱了一捧麦秆垫着就地坐下，特别小声又特别清晰地说：“今天才休息好的翻译过来了，看见刚志指着说他之前在日本杀了人，被判了15年，去年应该才放出来。”

顿了顿，“幸好合同上午就签了，老板也听不懂中国话，该买咱们的绣品还是买的。”

杀人？！

谁？村里随便一个孩子都能逮着“欺负”的武叔？

我妈立刻维护起准妹夫：“那人自己水土不服上吐下泻的不能翻译，刚子顶上来帮忙谈成了生意，小林老板赏识也是看刚子人踏实稳重……这是犯了红眼病乱说的吧！”

“小姜就这么和他吵起来的，”我爸捡了根杆子在地上划道道，不敢抬头看我妈快哭了的表情，“声音大了刚志就招呼那些老板们和我们吃饭，他进屋去瞧，一开门就被那翻译喊‘杀人犯’，刚志那表情，一下就变了……”

说着又笑了，对我妈说：“你这个妹妹还真是随姐姐，泼得很，跳起来往别人脸上踢，要不是躲得快那小伙子鼻子就断了，就是落地小姜忘了自己穿高跟鞋呢，把脚崴了。刚志扯着人要家去，她还要泼呢，说人家诬赖，刚志是三舅爷远嫁的大姑娘的亲侄子，日本人爱好中国文化来我们这寻亲戚的，指天说地拉着我做见证，说刚志前年就来了……”

我妈赶紧呼应：“对啊！刚子前年就来了，肯定是搞错了！”又一下站起来叉着腰质问我爸，“这么没影的事你没咧咧出去吧？”

得了我爸一叠声“没有没有”、“村长和书记都拉着人吃饭去了，就我走得慢留下听见了”等等保证才松了口气。

高兴起来她就兴冲冲去地里摘西瓜，说要给我同学们消消暑。

我看着妻管严老爹摸出根烟叼在嘴里，决定暂时忘记家庭禁烟条例，问：“爸，武叔的事……那人是胡说的吧？”

我爸就着没点的烟嘬了两口：“你是聪明孩子，唬不住，看刚志那个表情……十有八九是真的。”

悲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我决定化“嗑的cp房子塌了”的悲痛为开实践活动策划会的力量，把瘫着的队友们挨个扇起来，准备为村里的绣品++一波销量。

我们一家忙起来了，但西屋却十分安静。

武岛刚志把踩在地上弄脏了、又肿成个胖馒头的脚轻轻托起来放在榻边，打了盆井水拿帕子浸了给人冷敷，两遍后再把脚擦干净，不说话，也不敢抬头看那双漂亮的大眼睛。

还是那人逗他：“这是我洗脸的毛巾。”

声音软下来，带着一点鼻音，武岛刚志特别特别喜欢，听得心里发软又泛酸，还是不抬头：“明天赔你条新的。”

坐在床沿上，他把裤边往上卷，姜阿依做事勤快麻利，天天都要每家每户跑，看产品质量、处理各种问题，腿因长年累月的运动而细瘦伶仃，现在倒好，脚腕子肿得比膝盖还大，药酒在手里搓热了，比划半天才敢按上去。

“嘶……”姜阿依条件反射地挣动了一下，望进武岛刚志终于抬起来看她的、湿漉漉像是永远在道歉的眼睛里，“怪不得呢，给我做饭那么勤，一说到领证就哑火。”

“对不起。”武岛刚志觉得自己在往下掉，掉进没有底儿的洞，“对不起”这话他对太多人说过，也说了太多太多遍，却是彻底的废话。

“对不起什么呀？对不起你什么都听我的、救了我一命、到哪儿都护着我、为了我和几个大姐吵架、送我回家、做饭给我吃吗？”姜阿依掰着指头数，大眼睛往外飞刀子，明明是抱怨的话、忍人的话，说着却像在撒娇，调门又要往高了走的时候收住，轻轻地问：“害怕吗？”

武岛刚志想啊，汉语很有意思。

谁害怕呢？失去生命的绪方太太吗？失去亲人的绪方先生吗？被贴上“杀人犯的弟弟”标签的直贵吗？

害怕什么呢？没有钱、没有工作、没有未来吗？

一只手伸过来抹掉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涌出来的眼泪，温柔的嗓音说出最让人痛苦的事实：

“发现自己做的事没有可能得到原谅了，回不了头了，害怕吗？”

“即使接受了法律的制裁，付出了应有的代价，指责也不会停止，害怕吗？”

点头，又摇头。

武岛刚志知道，一切不过是徒劳，写信对亲属说没用的“抱歉”是、对受着苦的弟弟自我感动地“报喜不报忧”也是。

有些事情是那么复杂、那么突然，他的眼眶干涩，别无他法又不受控制地紧紧握着人的手颠三倒四地说，说天很冷、腰很痛、他是个无能的哥哥、栗子很香、绪方太太出现的时候他的大脑一片空白……

没有人听他讲这些。

拿起螺丝刀那一刻起，他就不能讲这些了。

面对生活，人可以多么无力啊，他生拉活扯着弟弟，卑躬屈膝地走过春夏秋冬夏，不知怎么的就满心破碎、一地狼藉。

“我学了七年法律，看过很多案宗，按照法律量刑，你接受了应有的惩戒。”姜阿依把脚踝搭在可怜的爱人的腿上，不容他反抗地抱紧他。

“按照法律的规定，你有权利活下去了。”她一边说一边使劲儿把男人梗着脖子往外抻的脑袋抱进怀里，摁着不撒手，“中国人很多都相信轮回，你活下去，做更多好事，也许就能帮到重新降生的绪方太太呢？”

感觉到有新一波的水滴顺着脖子滑下去，感觉有点痒，但她舍不得放开：“而且，要不是你活了下来，一年前我就没命了。”

刚志沉默、温柔，做过天大的错事，却也做尽了对她来说的所有好事，这怎么说得清呢？

松口气，想幸好啊，刚志不是不爱她。

又想起了今天早前的事儿，双手拧住耳朵把正哭的人拎起来：“还有，你和那小翻译的女朋友秋叶小姐怎么回事！要不是她缠着你问好不好生活怎么样问个没完，搞得人吃醋了盯着看，15年前的事能被一小年轻翻出来吗！”

刚志今天还带着副金丝眼镜，穿得板正，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现在红着眼睛和鼻头可怜巴巴地看着你，真要命！

“秋叶小姐的父亲是当时负责我们的狱警，”刚志哭了那么一大通，现在反倒觉得没有什么更难启齿的了，“之前半夜地震，秋叶先生被砸伤了，我搬开了那些碎石，算是……救下了他，秋叶小姐当时第一个赶到医院所以见到了我。”

“秋叶先生伤好之后特地为我写信求情，也因为这样，我提前一年*出来了。”

（*日本减刑规定十分严格，此处完全是瞎编的！）

听见姜阿依醋味浓浓的叱问，他其实很开心，其实他应该离得远远的，明明他一点儿也配不上这个好女人。

可他只躲着走了一周，就看见她孤零零地躺在房里，发烧都快烧糊涂了，冷锅冷灶的，怎么看怎么可怜。想照顾到感冒好，又发现她饮食不规律爱对付，经常胃疼得直冒冷汗，怎么能不管呢，配不上就不配吧，他就偷偷地、躲着人对她好。

结果一直悬在头顶的大石头也掉下来了，她还摁着他、拘着他、不让他躲、不让他跑，用或许代表着什么身份的语气醋他，醋得明晃晃，醋得甜滋滋。

姜阿依听了也缓过劲儿来，后知后觉地为自己冒酸气的小孩儿情绪害羞起来，拿好的那只脚踹人后背，“我脚还疼呢！接着揉。”

刚志听话地动手，低下头认认真真，浓密的发顶中间有个小小的旋，姜阿依盯着看：“这么算下来，你已经帮了我和秋叶先生两个人了，你还不到四十，好吃好喝继续活三四十年不成问题。这个村里穷得没钱吃饭、养不起孩子上不起学的就有十几户，县上、市里、省里更多。咱们多做事，给大家找挣钱的路子，拦住那些因为没钱要去做错事的人，救下那些可能会受害的人。”

“而且，”姜阿依忍了又忍，还是恶狠狠地亲了那个小旋一口，“你还得对我负责呢！不结婚你就是玩弄我的感情，我要活不下去的！”

“瞎说！”武岛刚志刚跟被烫了一下缩了缩脖子，又抬起头瞪人，还拿手捂人嘴，结果药酒蹭上去了被一通呸。

好家伙，和同学开了俩小时会，定了淘宝网店的版头，美工把绣品图片p好了，文案也憋出

来了，又上架了两样商品。我和另一个妹子正和销售网页后端代码厮杀得难分难解呢，刚安静就听见姜姨轻轻的笑声传来。

墙皮啊墙皮，你是真得薄。

另外，妈妈，你把西瓜送来了不假，但是怎么不附赠惊天猛料啊？

我家房子算是灾后重建了？

晚饭我们几个同学和我妈、姜姨一起吃的，她脚还没好，我爸就开着车和武叔一起去送客户。

饭桌上我们把下午开会的结果汇报了一下，顺便总结了一下除了工艺产品我们也可以上架一些农副产品，产量跟不上能卖出一点是点，大家看到能挣钱了后山的荒地还愁没人种？

姜姨平时工作就上心，周围三四个村的情况全在脑子里存着呢，问起来她立刻就想起来这个村的香瓜那个村的柑橘。

武叔和我爸走进来，分别往姜姨和我妈身后一站就跟着聊起来，武叔听了有周边村子果园的事顺着接话说明天他带小赵（我们队摄影）去拍。

那积极的劲头惹得姜姨仰起头看了他一眼，感觉怎么哪儿不一样了呢？还没想明白呢，武叔把两只手都轻轻搭在姜姨肩膀上，一边捏了两下一边问小赵明天早点儿起行不行，尽量多转转，趁着太阳不毒的时候赶紧回来云云。

我的队友们自打吃饭前看见武叔临走前姜姨拉着他絮叨就以为他俩是老夫老妻呢，自然没什么可震惊的，还七嘴八舌地商量要不要顺便看日出，徒留我们一家三口拼命扒饭，那什么……

意料之外是意料之外，但也算情理之中不是？

第二天倒是没出成门，下雨了，我们一队人就没敢走远，由武叔带着村里转，拿到了各家这一批做出来的绣品拍了照。赵小糖本身是个站姐，比起拍东西更会拍人，抓拍了几张嫂子阿姨们正在绣花的动态，美丽得不得了，她赶紧打包票回头去县上彩打出来给大家保存。

其中还混进来一个武叔——有人新学的弄不好，他眼睛尖，一下就点出来这针法不对，上手示范给人看。一晚上过去，他下巴上淡青的胡茬早就冒出来，神色极为认真，细长的手指捏着针尖一送一转，鼓鼓囊囊的可爱花苞就浮在布料上。

听我妈说，之前姜姨请大家来开会，印了书上的样子来学，还免费提供原材料，只有武叔认认真真每个星期都来，这次给好几个公司寄样品，选的也都是武叔做的产品，这才来了第一个、第二个、以及昨天那第三个且至今需求量最大的客户。

屋子里光线不强，拍出来聚焦在绣品上，面部是模糊的侧影，有种静默温柔的美感。

过后几天我们去县里采风，武叔的这张照片拿回来后我悄悄送给了姜姨，她忘了我还在似的盯着瞧，也不知道怎么耳朵就红了。

随后村里好多人都在赶制绣品，连笨手笨脚的我爸妈都被抓去负责分拣不同颜色的线，武叔带着我们东奔西跑，和果园的人打交道时沉稳不多言，却也不木讷，跑了三天我们的线上店铺就得到了几个果园的大半余量。

随后又是一批人从绣花的“苦海”里挣脱出来，欢呼雀跃着开始摘果子、缠泡沫纸、填快递

单，姜姨脚好了又开始东奔西跑，武叔搞了个自行车，天天载着人县里市里跑。

身高腿长的俩人，配着二八大杠，今年不是2020年吗？

别问，问就是我在做客服小妹，亲亲现在店铺促销，买五斤黄桃送一斤香瓜呢。

这个特别的暑假说快也快，说慢也慢，酿鱼好了，今晚蒸了就能吃。

昨天所有的绣品都发出去了，姜姨也带回了新的订单，黄桃香瓜柑橘们奔赴千家万户，甜蜜着更多人的生活，连我们村自己人想吃都得友情价买，淘宝店有了一颗小钻石，店主也从我们变成了村委会，还小赚了一笔。除此之外美工、运维、摄影、文案、客服都还可以继续做兼职，一不留神我们这些小孩也找到了发家致富新道道呢！

此时几个小的坐在院子里闲扯淡，闻着厨房里飘出来的人间烟火气，看远处的夕阳被山林吞没，村口一辆自行车进来，骑车的和坐车的不知道正在说什么，笑得很开心。

我们一大家子坐在一起吃了晚饭，这是我这没见识的同学们第一次吃酿鱼，纷纷喊道人间美味、舌尖上的中国原来拍的是真的，我不走了现在就退火车票等等，小糖突然想起来什么似的放下筷子钻进屋里，拿着个A4那么大的相框跑出来，举到桌上说这是临别礼物。

大家纷纷探头看，是一张抓拍的合影。前天我们一起去之前被大雨截胡的日出，武叔和姜姨手拉着手站在后面，姜姨秀美精致的脸在熹微晨光中映出几分妩媚来，武叔就偏头看着她，那眼神不知道怎么形容，我们只是看照片都觉得不好意思起来。

姜姨看了看，本从进门就没落下的嘴角又扬起来，眼睛弯成漂亮的月牙，从茶几上的包里拿出两个红色的小本子，冲着小糖眨眼睛：“这是我们收到的第一个新婚礼物啦~”

说着又拿了一捧巧克力分给我们这些一起愣住的大人小孩。

我和爹妈愣的原因是——今天就结婚了？！！！！

我可爱的被蒙在鼓里的队友们愣的原因是——今天才结婚啊？！！！！

愣完大家都觉得不太给这对新人面子，只好莫名其妙地齐刷刷鼓掌。

额.....好像也不是很聪明的样子。

最后还是队里另一个编程姐妹深藏不露，抱着吉他献歌一首，唱得恰好是极富我们民族特色的一首歌——

.....

天注定我们 我们必须相遇
因为那一段缘分清澈见底
不需要演技你世上最美丽
你轻轻触摸我就能把烦恼全平息

.....

唱着唱着，我妈被我爸揽住肩膀，武叔凑到姜姨耳边说小话，我和我的单身狗队员们勾肩搭背地搂在了一起，硬是搞成了大合唱。

武岛刚志很喜欢这首歌，很早就找来听，在他妻子还没爱上他的时候。此刻他凑到人耳边，借着一点点饭桌上的酒劲儿唱了起来——

阿依 娇阿依
你是惊天动地的美女

我变成白云追随你
变成形影不离的一年四季

他轻轻嗅着妻子的颈窝，抬眼能看见她鬓边的一根白发，看见她眼尾因为太开心泛起的小折痕，心里想这歌词真好，她就是惊天动地的美女，真想一天天看着她老去，一定会越来越好看。

从今天起，他们会形影不离，一年四季、永远相依。

武芸芸来的那一天

Chapter Summary

新婚夫妻造人实录（？）

酒足饭饱，我们一群人散开，回屋轮流洗漱，抱着手机玩的也有、坐在院子里看月亮的也有，夏夜热气仍在蒸腾，用电风吹头发的时候总感觉汗水又一阵阵往外冒，只得冲出门等一阵风来。

院子铺满银色的月光，遥远的某家某户有小狗似是困倦似是撒娇的呼噜声传来，让夜更静更温柔。

我突然发现有一处不同——西尾厢的两间屋子，一间黑黢黢的，另一间被灯火映得明亮。

哎呀，今晚这两个屋子还只是乖觉地立在一起，肩膀靠着肩膀，但两位主人已经结为一体，彼此打破又重塑，有你有我，水乳交融、巫山云雨、被翻红浪……

打住打住。

和朋友们聊天打岔，计划着明天中午吃了饭再走，又讨论着带哪些特产回去，突然发现那“新房”灯熄了，不知怎么的，我脸陡然烧起来，立刻弹起来轰着同学们进屋睡觉。

躺下，熄灯，一切都那么安静，但我好像听见，听见远处的土壤下有幼苗顶开地表、蛋壳里有小鸡小鸭伸伸翅膀、蝶蛹中有成虫待破茧，一切好事即将发生，明天就在赶来的路上。

模模糊糊睡着前，我悄悄脑内飚了一下车——那个，姜姨的身材真得很好很好哦，吸溜吸溜。

刚成为名正言顺睡一间屋、躺一张床的两位倒还是比较别扭，屋里的气氛尴尬倒比动情多，刚志晚饭喝了酒，姜阿依怕他立刻洗澡头晕就先张罗着倒了一大杯蜂蜜水，趁着回自己屋子找蜂蜜的功夫还在衣柜里翻了翻，耳朵根通红地把布料团成一团抱着往回冲，进了屋先到卫生间放好再去哄着人喝水。

看刚志乖乖地全喝掉，又抬起头望过来，一对明亮的眼睛水汪汪的，因为酒意泛着浅浅的红色，很认真地盯着你瞧，好像要张嘴说很多缠绵悱恻的情话，又好像说什么都很多余。

姜阿依把脸侧的头发往耳后别，撂下一句“我先去洗漱”就跑。

武岛刚志其实没喝多少，只是被第一天成为“丈夫”这个角色甜懵了，快乐兴奋的感觉让他轻飘飘地快要飞起来，又想到往后要成为爱的人的依靠，做一棵大树、一座山人（？）又让他沉沉地落在地面上，听着卫生间传来的水声，他们会每天一起醒来、一起入睡，入睡……

就这么突然地兴奋起来。

他在最躁动的年轻岁月每天都累得要死，哪里分出过精力想这些奢侈多余的事，往往是洗着澡手里磨蹭两下，释放了就冲干净爬上床倒头睡去，后来在狱中的劳作也不少，更不必提心中都是消沉与自厌。

倒是现在，迟来的热情让人讶异，好几次不分场合就“升旗”，他只能落荒而逃，第二天还得被训“脾气真大，一句话不爱听扭头就走啊你”，他只能苦了脸道歉说“不是不是，我都听你的，你最有权威”才把人哄高兴了。

他老婆也好哄，听人说头发软的人脾气好，她头发就是柔软得很，又浓密，眉毛也是，透着有几分英气，兴许是毛发都可着劲儿在这两处长了，手臂、小腿都光洁白皙柔软……

等一下！作为丈夫，只是想一下，这样都要……都要……都要勃起的吗！

此时水声停了，卫生间里的人好似在犹豫什么似的没往外走，沙发上的人也是半羞赧半期待，顺便感谢自己穿得宽松短裤不至于露怯，好容易门开了，武岛刚志抬头一看，就知道裤子再宽也救不了自己了。

暗红色的丝质睡衣其实算非常保守，长袖长裤的，扣子也扣得严严实实，就是胸前的那颗辛苦了些，肉乎乎的手掩饰什么似的捏着毛巾擦发梢的水珠，热水把脸蒸得红扑扑，对上看着渴的眼神像被烫到了一样垂下眼，结果又看到短裤被撑起来，害羞的意思反倒轻了些。

“你去洗吧，我……等你。”她走到床边坐下，听着自己通通通的心跳声对上丈夫的眼睛，看着他往浴室里扎，在心里悄悄地对自己说：“要加油呀！”

武岛刚志走进浴室的时候就觉得情欲勃发，这是个湿漉漉的小空间，淡淡的水汽蒙在镜子上，能闻到淡淡的茉莉花香，是之前她买了两套随手送给自己的，明明都是惯用的味道，不知道为什么今天闻起来就特别动情。

他洗头洗澡都很快，刷完牙又把胡子剃干净，一边动作一边在心里想，领了证之后两个人一直黏在一起，他也不好意思拉着新婚的妻子一起买保险套，等一下就……不做措施？

想得手都抖了，下巴上出来个小小的口子，武岛刚志赶紧用水冲，又低下头打开储物柜找创可贴，一打开柜门，他的脑袋就“轰”地炸开了——

兴许是人害羞，换下来的内衣裤洗了晾出来可能会奇怪，她就拧干了放盆子里藏进储物柜，不成想还是被发现，也是这一刻，他终于有种得到了她的实感，那种羞赧、患得患失、毫无意义的犹豫悉数褪去，拉开门走出去。

姜阿依早已吹干了头发，正靠在床头看书，床头灯是暖融融的黄色勾勒出她的侧脸，听见动静她偏过头来，招着手过来要给人吹头发。

刚志笑起来，走到床边坐下，弓着背任妻子把毛巾罩在头上揉搓，又探过身子越过他拿吹风机，他的手臂被柔软的胸脯压住，只觉得半边身子都酥麻。偏偏主要责任人做自己的事就特别专心，此刻肉乎乎的手掌轻轻拢着头发，吹风机发出轻轻的嗡鸣，她还在打趣：“头发长长啦，可以扎个小啾啾，肯定更帅。”

被打趣的人就跟着笑，伸臂过去环住细细的腰，他手很大，似乎双掌就能合拢。

头发已经全干，毛巾被取下来，和吹风机一起被武岛刚志拿去浴室，回来时他望进妻子的眼睛，只觉得被灯火映照着格外的温柔，是完全的信任、喜爱、眷恋，牵惹着他去占有、给予。

姜阿依垂下眼，伸出手把灯关了，屋里登时更暗，只有极浅的月光，她似乎得到了一些力量，终于开口说：“刚志，来，你来。”

话音刚落，细碎热烈的吻就落在她的额头、鼻尖、耳侧、下巴，火热的大掌来来回回地揉捏着侧腰，男人怕压着她，单膝跪在床上、她的腿间，但上半身却严丝合缝地贴着，胸膛靠在一起，心脏满溢着快乐，活泼泼地跃动，通通、通通。

姜阿依伸手揪住只在腰侧抚弄的手往身前带，睡衣滑下来，露出大片大片的雪白皮肤，黑色蕾丝包裹住的部位几乎要溢出来，再多的怜爱和理智也化为泡影，好像有部分的他们今夜才第一次相遇，不受控制地，武岛刚志埋下头吻上去。

徐克有部喜剧电影，讲男男女女被费洛蒙诱发出荒唐失控的热望，刚志没看过，也来不及想，只觉得鼻端传来的馨香无比诱惑，终年被布料包裹，那处皮肤细嫩柔滑，轻轻咬住、感受充满生命力的弹性。

他的每一次吮吻都会激发爱人轻微的战栗，呼吸节奏悄悄凝滞，随后又更加激烈，他反复地舔，深深地吸，或许会留下几天消不下去的红痕，也只有他能看见，并在消退前一次次补上新的印记。

唇舌还在往下搜索，在爱人的身体上标记新的疆域，小腹被亲了亲，有点痒，姜阿依难耐地揪住爱人的头发，想起来什么又赶快放松力道、舍不得地揉一揉，似在鼓励、甚至纵容。

身体里有热流在涌动，明明是夏夜，她却拥抱着晚到的春暖花开、万物复苏，经年冰封的雪山顶落下溪水潺潺，好像失去了所有力气，她担心自己会往下掉，着急地把爱人往身上带，环住肩膀，脸埋在宽阔的肩窝里，趁人不注意似的亲吻过去。

终于最后一片布料也被除去，手一触碰圆润挺翘的臀部就被吸住、扯不开，好像从来没想到自己也会如此孟浪，刚志有汗颜但更兴奋，忘记控制力道激出爱人的惊喘，嗓音比平日更湿润，里面似乎浇了二斤蜜糖，这些都让他失控，想听更多、想看更多、想知道爱人每一处敏感点，想拥有独属于彼此的私密体验。

对于渴爱的人，取悦伴侣是极为容易的事，她早已打开、早已准备好，不再克制也克制不了，好像在大声呻吟又似乎只是轻轻哼叫，有细密的拟声词，也有难耐的催促，终于她变成了神话里的精怪，勾引爱人跌落欲火再取得永生。

“嗯……啊！……刚志你来……”

她把滚烫的脸埋在爱人的侧颈，那里有汗水滚落，轻轻舔一口，是淡淡的咸。

“……嗯……快来……我要你来……”

右脚踝被大掌轻巧地环住，上半身脱力落回床铺，一只手和爱人十指相扣，另一侧反射性地捏住床单，时间刻度被拉得很长，她在等、在期待，而她也坚信得到的会比想象的所有更美好。

刚志立起上半身，偏过头亲了亲柔滑的小腿肚，随后扛在肩膀上，似乎透过黑暗他也能看见爱人含情的眼，腰部送过去，缓缓地、坚定地，剧烈强劲快感从下身涌上来，得紧咬牙关才能忍住不露怯。

年纪不小，照理应是阅人无数、过尽千帆，他们却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让身体还如白纸一张，在真正发生这一切前都曾暗暗担忧，会不会不够美、不够诱惑、不够有力、不够酣畅……

可喜的是人终究是性灵动物，他们的心凑在一起，身体也跟着共鸣，能明显地感觉到火热的勃发隐隐颤动，似是血液奔流，最为隐私的部位被一点点撑开，深处的肌肉柔顺地迎接着爱人，给以空间再紧紧地拥抱，一直往前……往前……

“好了……到底了……”

好像过去很久，又似乎只是一瞬间，空间好像被全部填满，但往前的动作不停，捏住床单的手反射性地去挡，姜阿依有些不合时宜的在“床上”这个大人专属场景里撒起娇来，身体

却不管脑袋里的紧张，被“彻底占有”这件事触发了某个开关，身体深处涌出湿滑的水液。

“还没呢……”刚志嗓音更沉、微微有点哑，最敏感的部位将细致激烈的快感如实传进大脑，他甚至要反应一阵才明白妻子在说什么，但这可能成为相识两年多以来他的第一次“反叛”，“等我全部进去，让我全部进去，好不好？”

明明是在做侵占的动作，却还可怜巴巴地问“好不好”，要人管、要人宠、要你舍不得。

推拒的手轻轻搭在侧腰，轻轻吐气放松，怎么不行呢？怎么样都可以，都可以的呀。

“啊呃！”

突然的顶撞让人失控，一声惊叫又得赶紧吞下去，夜很静、二十米之外就是别家的卧室，可不能……可不能……

“呃……嗬……别这么深……”

刚志听不见，疯狂的快感蒸腾，柔滑的软肉裹着他、吸着他，每一寸都安静地点燃火花，他后退一点再往里闯，感受爱人留恋的收拢和宽和的承受，要咬紧牙关地抽出去，再义无反顾地送进来，他升起几分恶劣，想“欺负”人，要人失控，要人受不了。

他的动作更大、更猛，弯下身子去寻爱人的嘴唇，肩膀上的长腿因为姿势的变动紧紧地绷起来，内部也在收紧，几乎被激起火气，他送上热吻，舌头跟着下身动作的节奏侵占爱人的口腔，好湿、他们都在出汗，体液、唾液、汗液，上下动作带出情色至极的水声，这一刻终于忘记了别人、别处，只有此时、此刻。

妻子难耐的哼叫被他吞下去，只有换气的间歇吐出无意义的词，凑得非常近，他隐约看见微微蹙起的眉头、半阖的眼、额头有浅浅的汗珠、睫毛轻轻地颤，但她的呻吟声调往上飞、甜滋滋的拉长，又被突然的狠撞打乱，换来肩膀上撒娇的轻啃，像一只软弱无害的小兔子，要人多疼一疼。

“唔……刚志……我要……嗯……要来了……我……”

身体内部的浪花一点点翻上来，层层叠叠堆高，似乎过去了很久很久，又或许是因为灵肉合一的快感太强，被不断入侵的甬道开始泛酸、深处的每一寸肌肉都密集痉挛起来，内部的充血更甚，她变得更紧，也因此听到爱人更加深沉的喘息声。

武岛刚志似乎也感觉到什么，他不再抽送，只是把整个人往里顶，顶到最深处，全身重量压上去，细细密密地磨，激得爱人在他腰背搭着的手臂攀上来、紧紧地扣住肩膀抓挠起来。

“嗯……够了……啊呃……我不行了……不行了……”

过分强烈的酥麻和战栗超出了身体的渴求，呻吟几乎带上哭腔。

他们紧紧拥抱在一起，似乎有什么玄而又玄的力量托着躯体往上走，积累到最高点时，彼此接触的每一个部位、每一寸皮肤都升腾起小小的烟花，随着最终的高峰一起喷发，眼前闪烁出朦胧曼妙的光点。

“依依，依依……”刚志疼惜地唤爱人的名字，大掌揉捏着她白腻的臀，感受狠狠紧绷着的流畅肌肉线条，“全都给你，都射给你，好不好……”

“好……呃唔……你来……我要的……啊……”

似乎在飞翔、又或者是在急速下坠，分不清是极致的欢愉还是灭顶的战栗，耳边是彼此剧

烈的喘息，一波波液体打进来，反射性地勾起长腿，她在等这一刻，等了很久。

好不容易平静下来，刚志才发现自己还压在爱人身上，赶紧撤出来侧翻躺下，搂住肩膀在汗湿的额头上深深吻了一口，还哑着嗓子问“压得难不难受”，累得迷迷糊糊的人根本不理，他又张罗着要给清理，被妻子摁住不让动，说困，要睡了。

而且，而且……

“我不年轻了，不一定能……但是，如果有宝宝了，我们照顾他/她，陪伴他/她，看他/她长大，好不好？”

好，怎么不好，他不敢相信，自己可以这么幸福。

大二暑假，作为上一学年社会实践活动的金奖队伍，我带学弟妹们再次过来，一方面是计划发掘更多的销售渠道，另一方面也是想把这个扶贫点的故事拍成微电影用于宣传。

可惜我的镜头不听理智的安排，对着可爱的小娃娃耗掉了几千快门数。

自上次社会实践返校，离家11个月，回来正赶上武叔和姜姨宝宝的满月酒。

小娃娃叫武芸芸，个性好得不得了，很少哭，见谁都甜甜地笑，打娘胎里就吃蜜糖长这么大的，皮肤白皙光滑，黑葡萄似的大眼珠灵动含情，鼻子小且挺翘，唇珠饱满，就是……

头发好像不太多的样子。

芸芸妹妹别担心，姐姐有钱，等长大了就给你安排激光生发仪，保证不影响小公主的完美形象。

还有就是……

一那什么，就能那什么，身体是好啊。

这个牛逼爱情故事真得写下来，我也确实写下来了。

（这次是真的）End.

End Notes

点“Next Chapter”收看番外-5000字幼儿学步车。

Please [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